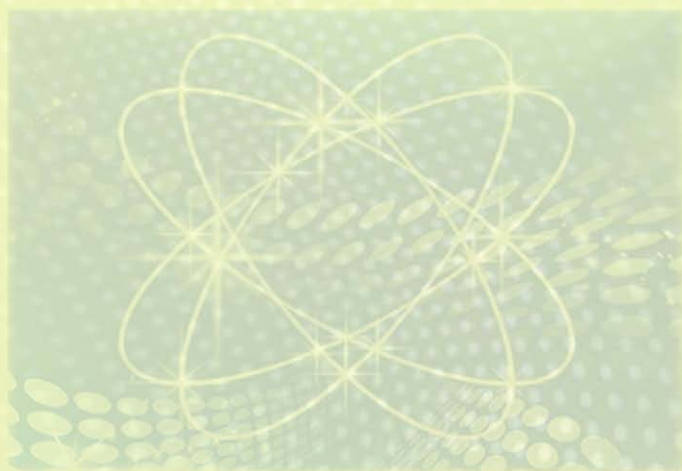


大明后宫之六朝纪事

第 2 册



《大明后宫之六朝纪事》

第二册 龙凤情殇

前缘

她，八岁时就以美貌名闻天下。
他，出生之际就手捧玉圭是圣祖钦定的国之储君。
一个预言，让她从小密养大内。
她，梨窝浅笑如新荷照水。
他，俊秀卓绝似云中蛟龙。
她与他在紫禁城中相遇，
从此便情根深种，两小无猜。
七年后，一旨皇命，鸳梦破碎。
她被迫离宫隐身于道观之中，
而他则违心另娶她人。
命中注定的龙凤情缘偏遭多劫。
前路渺渺，仰望苍穹，策马朱门。
大明后宫内，
她和他将如何成就这段真实记载于史册中的旷古帝后之奇恋。

第一卷 重九登高看孤雁

第一章 凝恨春漏短

若微静静地站在窗前，凝神远眺，脸上神情不似紫烟那般望眼欲穿，也没有湘汀的黯然落寞。

离宫的时辰一点儿一点儿近了，瞻基还没有回来。

瞻基会回来吗？

雨水落在廊子里，一滴一滴，滴滴都如此晶莹，仿佛她心底的泪珠儿。
院中柳树上初生的枝条在细雨中显得朦朦胧胧，烟雾缥缈，就如同她的一双美目，好似秋波一般。此时，她是悲还是在笑？

螭首娥眉，巧笑倩兮。

是，她脸上渐渐浮起的竟是淡淡的笑容。

瞻基，昨夜的你，如同寂寞空庭里皎洁的满月，闪烁着温润的光泽，说不出的旖旎温柔，温暖着那颗已然碎了的心。

今晨，当你离去的时候，我其实是醒着的。你匆匆离去，一心只想为我去争取那所谓的名分，却没有看到我为你努力绽放的最后的微笑。因为我知道，没用的，真情总被无情误，也许在这珠楼玉宇之中，最不该有的，就是真情。

若微长叹一声，伸手将窗子关上，她环视室内，这住了七年的静雅轩，如今，也要别离了。

“姑娘，再等等吧！”紫烟带着声声悲啼，上前几步，轻轻挽住若微的手。

若微摇了摇头，唇边始终带着那抹悠远淡然的微笑：“去把我的琵琶取来！”

紫烟眼睛里闪着点点泪光，走至西墙下，取下那琵琶，递到若微怀里。

怀抱琵琶，玉指轻抚，一曲《梅花三弄》信手而弹。

一弄梅花花未开，两小无嫌猜。二弄梅花花正红，玉宇琼楼、朱门宫阙之中留下几多情？三弄梅花花已落，独自享寂寞。转眼又是杨柳青，何不打开家门迎春风？

没有哀怨惆怅，凄楚缠绵，旋律中少了一丝幽雅，却多了一缕柔韧，推、拉、吟、揉之间使流淌出来的曲音委婉柔美，正是“弦弦掩抑声声思”，闻者莫不动容。

然而她玉指稍一停歇，转瞬再起时，已然换作《阳关三叠》。

曲音突变，激昂悦耳，力透苍穹，越过小小的静雅轩，传到很远很远。

“姑娘！”湘汀立在门口，面上表情有些不忍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“说吧！”此时的若微，如同天山上的雪莲，又像皑皑白雪中独幽的红梅，孤傲出尘中极致的美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寒意，冷浸浸得让人有些畏惧。无喜无悲的神情中，掩藏住自己心底真正的悲喜，原本纯真而脆弱的内心，被硬生生地裹了一层铠甲，为自己强披一件黑色的外衣，包裹住全部的怯懦与无助。

这样的她，在湘汀眼中是如此的陌生，十五岁的少女仿佛一夜之间历经沧桑，还未盛开却忽地早早凋零了，这样的她，只会让人更加心疼。

湘汀低垂着头，不敢去看她的神色，因为不忍，声音微弱得如同蚂蚁：“太子妃差慧珠送来汤药一碗。”

若微的手突然一歇，曲音戛然而止。

“汤药？”若微一双秀眉微微蹙起，心底暗暗发寒，而面上依旧不动，“既是太子妃差人送来的，就端进来吧！”

“是！”湘汀的声音中带着哭腔，强忍着匆匆退下，不多时，太子妃身边的大宫女慧珠手捧托盘缓缓入内，托盘里盛的是罩着盖碗的青花瓷汤盅，那盖碗上还封着一道黄纸。

慧珠进了门，抬眼一看，面前的若微，脸上薄施粉黛，一身浅绿色的裙装。头上斜簪一朵白芙蓉，除此之外只插一支碧玉七宝玲珑簪，虽然有些憔悴，却依旧娇媚可爱，让人看了不免暗叹上天造物之神奇。

若微看着那汤盅，忽地幽幽地吸了口气。

慧珠微微颌首：“若微姑娘，这是太子妃特意赐给你的，再三叮嘱姑娘一定要服下。娘娘说了，姑娘精通岐黄之术，所以自然明白娘娘的苦心。”慧珠心中不免胆寒，都说太子妃大度贤惠，端庄厚道。可是没承想一遇到事情，却是如此心狠。虽然如今是自己的妹子做了皇太孙妃。可是对于若微，从情感上慧珠还是难免会有些怜惜之情。谁能想得到呢？昨天的大婚之夜，皇太孙没有与妹子洞房，反而与若微暗结连理。原本得到消息之后，慧珠还担心太子妃会出面奏请皇上，索性让若微进了皇太孙府，纳为侧妃或者侍妾。

想不到太子妃得到消息以后，三言两语几句话点中厉害，便让皇太孙恨恨而归。又吩咐人准备了这碗汤药，如此，才算真的了结后患。

只是，这样对若微，未免也太难堪了，她会从吗？慧珠将托盘举起，低垂下了头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丫头紫烟不同湘汀，虽然都是一同服侍若微的侍女，但她是与若微从小一道长大、情同姐妹的家生丫头，见此情景，立即大惊失色，拔腿就往外跑。

“紫烟，回来！”若微冷冷地喊道，因为她知道，紫烟此时要去求助的只

有他，皇太孙，朱瞻基。只是如今这一切，他定是无能为力，否则，又怎会眼睁睁地看着事尽于此呢。

若微上前几步，伸手悄悄掀开盖碗，凑在近前，稍稍一闻，心中便全然明白。

麝香、红花。

宫里的老把戏了。

若微知道，在皇宫中，妃子得皇上宠幸之后能否有孕，首先取决于皇上，皇上说留，便可留，皇上说不留，便有当值太监在妃子的股间、脐上等穴位上轻轻一戳，于是龙液尽出，就无从受孕。而这只是第一关，接下来，要看皇后和得宠的主子，想让你生，便能安安稳稳地生下来，如果不想让你生，那宫里有太多的“凉药”与“阴招”让你不中。

没有想到，原本昨夜的缠绵，只是对昔日青梅之恋的一种纪念，不是抗争，更不是要挟，可是在她们眼里，原来是如此不堪，唯恐自己会借此另图机会。

罢，罢，罢。若微一阵冷笑。

那笑声，即使是在宫中见过太多风雨的慧珠都有些胆寒。

若微举起碗来，一饮而尽。

唇边还残留着一抹猩红色的汤汁，就那样保持着完美的弧度，对着那空碗盈盈一拜：“若微谢过太子妃，谢过慧珠姐姐！”

慧珠愣了，看着她镇定自若的神色、明媚如春的笑容，慧珠疑心自己眼花了，可是她又偷偷瞧了一眼，若微眼中居然漾着一股邪佞，再看那笑容，也变得有些轻狂不羁，在宫中阅人无数的她，突然觉得身子微微颤抖，有些发冷。

立即躬身说道：“奴婢这就回去复命！”

“慧珠姐姐，忘了向你道贺！”若微娇俏的声音自身后响起，如同一个魔咒。

慧珠惊慌失措，难道她知道，这一切，她都知道？

仿佛逃离一般，匆匆出了静雅轩。

慧珠手抚胸口，喃喃低语：“感谢老天，这样的女子，还不满十五，多亏被送出宫去，若是留在皇太孙身边，妹妹善祥还真未必是她的对手！”

看着慧珠有些惊慌的神色，若微笑了，笑得酣畅淋漓，只是眼中分明有泪花闪过，如梨花带雨一般，楚楚可怜。

倚门相望，这才知道，真的再也等不到那个心中的人。

若微呢喃着：“紫烟，我想家了，你呢？”

“姑娘！”紫烟从身后抱住她娇小的身子，再也抑制不住哭了起来。

太子宫太子妃寝殿。

太子妃歪倚在贵妃榻上，用手轻轻揉着自己的太阳穴。

头痛，而心似乎更痛。

若微，你会怪我吗？

太子妃摇了摇头，要怪只能怪你和瞻基昨夜做下那样的荒唐事。原本，你们还有三分希望，可如今，此事若传到圣上耳中，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。

我赐你一碗红花，只是小惩大戒，堵了悠悠众口，也平息了所有人的恨与怒，我的苦心，你能谅解吗？

“娘娘！”慧珠从殿外走了进来，从楠木雕花的衣架上取下一件披风，轻轻搭在太子妃的身上：“春寒最是袭人，当心受了风！”

太子妃欠起身子，抬眼看着她的神情：“她，喝了？”

“喝了！”慧珠点了点头。

“可说了什么？”太子妃索性坐起身。

慧珠又从旁边的圈椅上拿起一个靠枕垫在太子妃身后，这才说道：“只说，谢过太子妃！”

太子妃眉头微拧，心中苦笑：“谢我？该是恨我才是！”

“慧珠，善祥那里，你还要去安抚一下。就说昨夜让她受委屈了，皇太孙性子直，一时有些转不过弯来，让她多担待些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只要她大度一些，贤良一些，皇太孙会明白的！”太子妃语气和缓，看着慧珠细细叮嘱，说完又重新靠在榻上，仿佛乏了一般闭上眼睛不再言语。

“是，太子妃请放心，妹妹不是小性之人，这道理她自是明白的。”慧珠为她拉好披风，这才轻手轻脚地退了下去。

辰时三刻，若微带着紫烟与湘汀，手里挽着包袱，跟在一个管事太监的身后，走在高高红墙下长长的甬道上，一步一步，连绵不绝，只叫人心中更

加哀凄，就这样，默默不语，深深垂首，一直走到皇宫的南角门。

宫门外是一辆马车，早早已经候在此处。

管事太监送到此处，给守门的侍卫递了腰牌，又与赶车的荣公公交代了几句，这才说道：“若微姑娘，咱家就送到此处的，荣公公会送你们到栖霞山，到了那儿，自有管事的嬷嬷照应着，咱家就先回去了！”

“谢谢公公！”若微冲着他深深地行了一个福礼。

迎我入宫之人今何在？而送我出宫之人，我将永远铭记于心。

“哎，姑娘保重吧！”管事的太监转过身，又重新走回宫中。

谁说宫内没有平白无故的善心，只要没有厉害冲突，也会有发自内心的怜惜与同情。

若微心中思绪万千，只是此时唯有故作镇定，她最后看了一眼这富丽华美的宫城，看着湘汀不由嫣然一笑：“湘汀姐姐，你原本就是宫里的自可以留下。若是跟着我，以后怕是没有好日子过了！”

湘汀摇了摇头：“湘汀只知道跟在姑娘身边这七年是湘汀最舒心的七年。以后跟在姑娘身边，也许日子清苦，但绝不会受气，也不用费脑子算计这个、防范那个，所以湘汀愿意跟在姑娘身边！”

若微紧紧抿着唇，嘴角微微有些抽搐，入宫七年，一切梦想均成虚幻，如今只换来一个义仆。正在歔歔之时，迎着骄阳见两人匆匆赶了过来。

那一刻，若微分明有些恍惚了，阳光中那个跑在最前面的影子会是瞻基吗？

她瞪大了眼睛，踮起脚尖，翘首以盼。

然而，气喘吁吁奔过来的正是胖胖身子、圆圆笑脸的二皇孙朱瞻墉，而他身后跟着的则是瞻基的近侍太监小善子。

瞻墉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小锦盒，见到若微立即塞到她的手里：“这是皇兄给你的，他说你看了就会明白！”

若微拿在手中，目光久久凝视着那个盒子，却不忙着打开。

谁也猜不透她在想什么，瞻墉在旁催促着：“你快打开看看呀！”

若微迟疑着，手指微微轻颤，这才打开。

目之所及，盒中放着一枚红灿灿的枣子，还有一只小小的乌龟。

眼泪如决堤之水，瞬间便倾泻下来。

“姑娘!”

“若微!”

湘汀、紫烟与瞻墉和小善子都看呆了。

若微止了泪，走到马车边上，解开其中一个包袱，从里面翻来捡去，找出一块帕子，又拿了只红蜡烛，拔下其中的烛芯，用帕子包着那只没了烛芯的红烛，递到瞻墉手中：“这个，帮我转呈殿下!”

说完她就转头跑开，跳上马车躲到车厢里不再出来。

瞻墉挠了挠头，云山雾罩的表情怔怔的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湘汀与紫烟冲着瞻墉深深地行了一个福礼，也随后上了马车。

小善子悄悄给赶车的太监塞了一包银子，低声说道：“荣公公，这若微姑娘可就麻烦您多照应了!”

荣公公满面笑容：“回去转告皇太孙，咱家明白轻重。况且临行前马总管也都交代了，万岁爷有话，若微姑娘虽然是出了宫，在栖霞山上清修，可是吃穿用度并不清减，前些日子还专门派了嬷嬷前去照应，殿下尽可放心!”

小善子频频点头。

朱瞻墉此时才缓过神来，忙又冲着车里喊着：“若微，到了那儿，若缺什么、短什么，尽管差人找我，一定给你置办全了，还有，要是有人欺负你，也要告诉我!”

“瞧二皇孙说的，哪能呢!”湘汀探出头来，冲着瞻墉与小善子挥了挥手。

“驾!”荣公公一挥鞭，马儿扬蹄，车轮阵阵，终是离去。

第二章 闲庭花影移

朱棣躺在乾清宫东暖阁的炕上，半眯着眼睛，听着总管太监马云的汇报。

“一粒红枣，一只小龟?”朱棣凝神静气想了一会，突然一拍大腿，轻哼道：“早归，早归?这脚还没迈出宫门口，就开始盼着她早归了?瞻基这孩子的心也太痴了!”

马云微微发怔，站在一旁答也不是，不答也不是。

偷偷抬眼打量着天子，心想，明明是一对青梅竹马的小鸳鸯，您老人家

突发奇想，横空弄出这么一个神来之笔，谁受得了？

“你刚才说，那丫头回赠了些什么？”朱棣兴致大起，突然问道。

“是用帕子包了一支红蜡，还有，那蜡烛是拔去烛芯的！”马云细细搜寻着记忆，不敢有丝毫的怠慢。

“帕子？红蜡，还拔去烛芯，这是何意？”朱棣莫名其妙。

而马云就更是云里雾里，不明所以然。

正在他们费尽心思，慢慢揣测的时候。

皇太孙朱瞻基手里拿着那块帕子，看着那只去了芯的红烛，心如刀绞，面色凄然。一方素帕寄心知，丝谐“思”，横也相思，竖也相思，一缕情思，几番惆怅，只有灵巧如若微才会用这种方式诉说自己的情谊。

而红烛，一则寓为蜡炬成灰泪始干，就是说自从离别，夜夜悲泣，思念之痛绵而不绝。

二则，她竟会拔去烛芯，没有了烛芯的蜡，就是说她的生命里从此不再有光和亮，也不再有温暖和热情。

因为，她的心丢了。

丢在哪里？

若微，你的心丢在哪里？

这样生死相随的她，这样生死相守的情，问世上能有哪一个男子可以不为之动容！这是她的才情，更是她的痴情！

若微，那烛芯，我定帮你寻回来。

俊秀无比的英眉轻轻挑起，一双深邃的星眸像水晶一样明亮澄澈，然而却缺少了往日的熠熠光泽，眼中仿佛如迷雾笼罩一般，转瞬间，便泛起柔柔的涟漪，高挺的鼻梁，带着好看的弧度，而此时却为他添了一抹孤寂。

清冷如南岭之孤松独立，冷俏似天山之寒冰崩泻。

“殿下，有件事……紫烟让奴才偷偷告诉殿下！”小善子侧立一旁，缩头缩脑，欲言又止。

“说！”瞻基眼眸微闪，连忙追问。

小善子悄悄上前几步，附在朱瞻基耳边低语片刻。

“什么？”朱瞻基剑眉高挑，一脸冷帅，霎时散发出一股邪魅的笑意，声声哀恸，“红花，母妃居然让若微喝红花！”

朱瞻基心中激愤难平，立即冲了出去。

“殿下。殿下！”小善子苦苦地在后面追着：“殿下可是去找太子妃理论，如果那样，小善子可就没命了！”

朱瞻基顿时停下脚步，神情转瞬即变，低喝道：“备马！去演武场。”

策马狂奔，飞身射箭，大汗淋漓，痛快极了。

瞻基一阵仰天大笑，年轻英俊的脸上，是从未有过的轻狂而张扬的笑，只是这笑，在正午的阳光下，分明有些邪魅，这丝丝笑意，是强大自信、睥睨天下，还是狂妄不羁、藐视一切的张狂？

朱瞻基心里十分明白，这一次自己婚事的变故，如同经历了一场不见硝烟的战斗，这一仗，他输了。

输给谁？

他不知道。

他能赢吗？

以前，他没有想过，但是现在，他想明白了。他想赢，他要赢，此战还没有结束，他已经想到了反败为胜的办法。

栖霞山下，马车突然驻足停下，赶车的荣公公一掀车帘说道：“若微姑娘，前面的路不好走，可要坐稳了！”

若微探出头向外望去满山葱翠，想到心中的烦闷正无处排解，于是说道：“我们下车，步行上山即可！”

“也好，这样午时之前，就在山顶的三元观汇合！”荣公放下脚凳，湘汀与紫烟下了马车，又伸手将若微扶了下来。

于是，领着湘汀与紫烟，若微三人拾阶而上缓缓而行。不禁回想当年，也是在这儿栖霞山上，自己和瞻基、瞻墉兄弟以及咸宁公主踏青出游同爬此山，往事历历在目，而如今同样是阳春时节，却物是人非，想想更是心中难过不已。

所有的怨恨都化作一腔力气，铆足了劲向上爬去。不多时便来到栖霞寺外，驻足在大殿前听着钟声阵阵，若微不由止步。

“姑娘，要穿过栖霞寺，过了千佛岩，上至山顶，才到三云观！”湘汀在旁边代为解释。

若微淡然一笑。

紫烟上前几步，轻轻拉过她的手：“姑娘，那年你在这儿许下的愿，如今看来是不灵的。”

若微扭头盯上紫烟的眼：“你错了，这愿很灵。”

“姑娘！”紫烟心中不免惊讶。

若微心中涌起淡淡的苦涩，是啊，众人皆以为当日在这儿她求的是自己和瞻基的姻缘，可是当初她却以为姻缘天定，她与瞻基心心相印，婚事只是时间而已，定不会风波迭起突生变故的。所以当日她求的是父母康泰，家宅平安。如今，怎能说菩萨不灵呢？要怪只能怪自己没求。

于是，对着巍峨庄严的山门，若微双手合十，虔诚无比地伏身下跪，这一次，是为父母还是为自己，又有谁知呢？

穿过寺院就是千佛岩，千佛岩就是在在一块两三丈高的大石头上，镶嵌着一千个大大小小的佛窟。有些佛窟恢弘精美，法相安详肃穆，只消驻足看上一会儿，便会心神宁静，烦恼尽消。

这栖霞山果真是个好地方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既来之，则安之，若微搜寻着脑中所有此类的句子和典故安慰着自己。

经过千佛岩，在一片葱绿中闪出一条小径。

“姑娘你看，顺着这小径上去，就是三元观！”紫烟眼尖，一眼望去，口里便喊了出来。

若微抬眼望着，远远地看见那古朴清幽、掩映在青山叠翠中的道观，又回眸向山下一瞥，心中豁然开朗。在山脚下时仰看这栖霞山，景色虽美却山路蜿蜒，有些险峻。如果因为畏惧陡峭而放弃攀登，又怎么能看这山上的美景。过了山腰之后这路更加难走，很多人便中途折返，于是他们也只看到山腰处的景致。不往上攀，又怎会看到这掩藏在幽深之处的一条小径其实是如此平坦而寂静，仿佛是一条通往山顶的捷径引着你登上主峰去看那里最美的景致。

这一切在山脚下、在半山腰，都是令人无从体会的。若微忽然便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不要放弃、不要退缩，峰回路转、柳暗花明，出路和希望其实也许就在脚下。

于是，她心情大好，脸上立即笑逐颜开，脚下生风，似乎是一路小跑上

了山顶。

“姑娘，姑娘等等我们！”紫烟与湘汀对视一眼，均有些莫名其妙。紫烟心中暗想，姑娘这是怎么了？前一刻还是凄风苦雨的，而转瞬间就云开雾散，明朗如初。湘汀则面露喜色，暗暗祈祷，感谢这灵秀的栖霞山安抚了她的委屈也化解了她的悲苦。

于是她们两人的心情也明朗起来，紧紧跟在若微的身后快步如飞向山顶攀去。

三元观三面青山环抱，前通小径后靠溪冈。数十株槐柳绿如烟，一两塘池水清照影。实在是一处难得的清幽之处，也真乃道家清修之佳境。

置身其中，还真能感觉到几分仙气。

若微三人走至观门口，早有一名中年妇人，带着两名清秀的道童，连同荣公公在门口相迎。

“若微姑娘，这是宫里的老人桂嬷嬷，以后衣食起居就由她打点照应，这三元观乃是皇家道观，规矩甚多，姑娘安心住下，桂嬷嬷会慢慢教你的！”荣公公态度和蔼，说完，便领着两个小道童去车上搬着箱笼与包袱。

桂嬷嬷五旬左右，肤色微暗，此时还是一身宫内服饰的打扮，她上下打量了一眼若微，面上看不出是何情绪，只说道：“姑娘先随老奴进去吧！”

若微与紫烟、湘汀跟随她步入观内。进入观门才发现这三元道观别有洞天。过了门楼，是两座讲经说法的殿堂，后边才是居住的殿阁，两侧各有厢房。几处院子，住房共有数十间。而不远处，顺山势而建，在这山间、水上还有凉亭数座，小桥几处。

若微等人跟在桂嬷嬷后面，一直走到最后一所院子，穿过西厢房后面的月亮门，进入一处小跨院，里面是三间正房，三面围墙，院内有一株老槐树，还有一小片翠竹，显得格外幽僻。

“姑娘，这就是清心院，姑娘以后就处在此处，老奴就在前面殿里的西边耳房，有事再唤我！”桂嬷嬷推开房门，微微一颌首就径自出了小院，向前边走去。

进入房中，才发现这房子仿佛好久都没有住人了，室内有些潮湿，窗棂上还有些隐隐的霉斑。

桌案、茶几、书架与床榻，都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，房角处挂着密密的

蛛网，若是换作上山之前，见到这样的情景，若微肯定难过得又要落泪，而此时她不动声色，挽起袖子捡起一把扫帚，踩着凳子就开始扫房。

湘汀怔了一下，立即说道：“紫烟，去给姑娘扶着，我到外面打水，咱们好好收拾一下！”

“这房子，还能收拾得出来吗？”紫烟嘟囔着，“就是咱们孙府的下人房也比这儿要好多了！”

若微听了，不由笑道：“如今，咱们就是下人！”嘴上说着，手里却并不怠慢，从墙角到墙面，细细地扫着，对着那一扫帚就勾下来的蜘蛛网，若微口里还念念有词，“对不起了，蛛兄，因为本姑娘要住进来，所以得请您挪挪屋了！”

她说得有趣，惹得紫烟与湘汀面露笑颜，解去不少烦忧。

扫墙、擦拭门窗、家具，又拆下床幢上的帐子，清洗干净后晾在小院之中，足足忙到日落西山，三间小屋才焕然一新。

若微双手叉腰，站在屋内审视着一切仿佛十分满意，看了看同样是满面尘垢的湘汀与紫烟，她突然开口说道：“紫烟，湘汀，我有个主意，这房子正中是厅，两边各是两间卧房，不如咱们把两边屋里的床摆在一室，三人同住可好？”

紫烟掩唇而笑，指着若微说道：“姑娘是害怕了？这山上到了晚上风声鹤唳、树影婆娑，又不像宫里，外面有守夜的侍卫与公公往来巡视，所以才让我们陪的？”

若微瞪了她一眼：“死丫头，真不识好人心，因为山上夜晚阴冷，咱们三人同处一室，既可解闷，又积了热气，我是为了你们好！”

“好好好！”湘汀立即打着圆场，“姑娘怎么说，就怎么好！”

于是三人齐动手将西边房里的床榻移到东里间，两张床相对而放，又打开箱笼取出锦被、枕头铺盖起来，此时才觉得小屋有些温馨之感。

“所以有人说过，有了床才有家，这床上布置好了，屋里立即舒适了许多！”若微倚在门上，仿佛有些累了，刚刚忙的时候不觉怎样，而如今，稍一停歇，就觉得心口隐隐作痛。

“姑娘，可是累了？”湘汀最是心细，眼眸一扫，看到若微神情不似刚才那般明朗，立即有些紧张。

“没有，是饿了！”若微呵呵一笑，三人这才想起这一整天因为心事重重，到现在还都未进食。

正在此时，院内响起一阵脚步声，回首一看，正是桂嬷嬷领着一个小童手提食盒走了过来。

“桂嬷嬷，饭堂在哪里，下次湘汀去取就是，何劳嬷嬷走这一趟？”湘汀立即满面堆笑，走上前去，接过她手中的食盒放在正中的黑漆圆桌上。而紫烟也伶俐地上前，在凳上用手中帕子轻轻一掸：“嬷嬷请坐！”说着，便扶着桂嬷嬷坐下。

桂嬷嬷四下里一打量，小屋内已焕然一新，而面前三人都是满面浮尘，鬓发蓬乱，不由口中轻叹：“几位姑娘受苦了，只是这观中自有观中的规矩，凡是起居饮食，均要自己动手，这儿也没有什么主仆之分，每日辰时钟起，先去大殿听经，早课结束，方可入饭堂用餐。这一日三餐虽有厨子烹制，但也要轮流前去帮忙，今儿姑娘们第一天来，所以老奴才差人给你们送过来。”

若微连连点头。

桂嬷嬷又说：“这山上处处是林木，所以最是怕火，各殿各院均不许私自烧火，只在前边有一处火房，烧水、做饭均在此处。只是一切也要自己动手，一会儿吃过饭，老奴会让人给你们提几桶热水来，好好清洗一下身子，明日一早再带你们去见观主，玉华真人！”

“玉华真人？”若微心中默默叨念，心想这又是何许人也？

“你们先用饭吧！”桂嬷嬷站起身，抬眼往东里间一看，只见两张床榻摆在了一处，心中不免微微一颤，虽暗自叹息却又不能在面上流露出来，只带着小童走了出去。

“姑娘，快吃饭吧！”湘汀打开食盒，将里面的饭菜端了出来一一放在桌上，紫烟望了一眼：“天哪，都是青菜豆腐！”

若微坐在桌前，拿起筷子，夹起一箸青菜放在碗中，狼吞虎咽地吃着碗中的饭，湘汀与紫烟对视一眼，也都不再言语，默默低头吃饭。

吃完饭，紫烟收拾碗筷，湘汀拿出一个烛台，点燃一支白蜡，插在上面，若微站在窗前，眼神儿幽幽地望着院中的那棵古槐，眉头微皱，细细思索。

想那唐时的一代女皇武则天在感业寺时，是不是也像她今日的心境一般呢。如果与她一样，倒也好了，怕的是如玄宗时期的寿王妃杨玉环一样，最终太真娘子变身为大唐贵妃，如果是那样，这条路倒真的没有必要走下去了。

第三章 谁解女儿愁

泡在散发在原木清香味道的浴桶中，又让湘汀从前边火房里要了些生姜，切成片放在桶中，一边用手轻轻按着全身各处的经络穴位，一时间气血通畅、温暖舒适。

把头靠在桶边，几乎要昏昏睡去，然而脑子却清醒极了。

朱棣不是唐明皇，北部边境，残元的蠢蠢欲动，朝堂上的暗流奔涌，如今的永乐朝更不能与物华富足的开元盛世相比，所以，今日他对自己的安排，一定是另有深意，不会只是单纯地为了拆散自己和瞻基。

可是，他这样做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若微想不透，她索性将身子一缩，屏住呼吸，慢慢把头沉入水中。

而提着一桶热水推开房门的紫烟，看到的是木桶上，那四散漂起的黑色秀发，和沉入水中若微那如玉的胴体，立即吓得大叫一声：“小姐，小姐，你不能想不开呀，你不能丢下紫烟一个人去呀！”

听到呼喊的湘汀也从厅里匆匆推门而入。

两人奔至桶边，伸手合力将若微的头托出水面，只见若微口吐一道水柱，笑嘻嘻地看着她俩：“干什么？我还要再泡一会呢！”

“小姐，好端端的，怎么这样吓人！”紫烟气得直跺脚，站在一旁抹起了眼泪。

这回湘汀也不帮若微了，两腮鼓鼓的，紧绷着脸，也不说话，只是用力抬起热水桶，又往浴桶内注了进去。

“啊，好烫！湘汀，你要给鸡褪毛吗？”若微煞有介事地叫了起来。

一句话，说得湘汀和紫烟又都笑了。

三个人先后洗完澡，收拾了东里间，这才又回到西屋里。躺在床上，若微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刚一闭眼似乎就看到瞻基倚在床头一双俊目紧紧盯着自己，温润的手轻拂着她的脸颊，声声腻人地低唤：“若微、若微！”

耳边分明还是他今早的誓言与情话，身上似乎还留着他昨夜的气息，可是如今，他在哪儿呢？是不是搂着娇妻、美妾，把酒弄琴，好不快活。

不是，不是。

若微翻了个身，用手狠狠在大腿上掐了一把：“不许你这样污蔑瞻基，瞻基不是，瞻基也不会那样！”

一滴清泪滑落枕上，无声无息，女儿愁思有谁解？

相思难枕眠，别恨苦依依。

横也丝，竖也丝，

原来绞绡惹千愁；

去是忧，来是忧，

相顾唯有在梦中。

只是清风不入梦，披衣坐起独望月。

天刚刚蒙蒙亮，湘汀睁开眼向对面床上一扫，却发现那床榻之上整整齐齐，仿佛从来无人睡过一般，立即捅了捅身边的紫烟：“紫烟，快醒醒，姑娘呢？”

紫烟睁开眼睛，立即呆住了。

两人立即穿上衣服，急匆匆向屋外奔去，只见若微正从门外走来，两只手用力抬着一桶热水，见她们出来，立即喊着：“快来帮帮我，往日都是你们照料我，今儿我去打水，侍候你们洗漱！”

“姑娘，姑娘这是做什么？”紫烟嘴里埋怨着，可这腿却立即跑了过去，接过若微手中的热水桶。

若微双手叉腰，气喘吁吁：“我想好了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如今小院里没有厨房，用水和吃饭都不方便，现在还好，可是等到入了秋，天凉之后就太难过了。所以我要想法子，把这小院改造一番，让咱们住得舒服些，还要找些正经事情来做才好！”

“姑娘！”湘汀诧异连连，难不成你还真铁了心要在此处住下？

若微摆了摆手催促道：“快去洗漱，换好衣服咱们还得去前边见那个什么玉华真人，听听她给咱们讲些什么真经？”

“是！”两人相视之下，只有从命。

收拾妥当之后，三人这才走出小院来到前边的西厢房，找到桂嬷嬷由她

引着来到一所殿阁的外面。

“玉华真人，若微姑娘来了！”桂嬷嬷毕恭毕敬，那态度分明像是在皇宫之中，在东西六宫宫门外，等候主位娘娘的召见一般。

不是说这道观正是化外之地，众人皆讲平等吗？

一个小童跑了出来，手中浮尘一抖：“真人请你们进去！”

于是，跟在桂嬷嬷身后，若微与湘汀、紫烟走入殿内。

一进门，就愣住了。

这屋子不大，一明一暗，外厅内堂。

厅中无甚摆设，桌椅几案，书隔棋桌，简朴陈旧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

而目光往内堂一扫，却发现风格突变，这屋内的摆设极是幽雅，东墙边摆着一台古琴，窗下有案桌一张，上面文房四宝俱全，北边则是一张绣榻，芙蓉帐深深垂着。

看着房间布置不似道房，很像是一位才女的闺房。

正在愣神之间，从里面走出一位女道士，洁白的道袍，衣长至膝，腰系石绿丝绦。乌黑的长发端庄地束在发顶，一根玉簪绾住秀发，梳成了一个高髻。

清丽其容，端庄其品，正是美人迟暮，看起来有一种超脱世俗、宝相庄严的美。她的目光投在若微的身上，由上及下，细细打量。

桂嬷嬷施了一个万福礼，口里说道：“玉华真人，这就是若微姑娘！”

她点了点头，声音有些缥缈，冷峭的眼睛紧盯着若微，说不出是喜欢还是讨厌，只开口问道：“刚从宫里来到这观中，定是有诸般不适吧？”

若微微一颌首，展颜说道：“适与不适，皆在一念中，云中过雁悲，山高离愁散！”

“哦？”玉华真人眉头微拧，一双美目紧紧盯着若微，看她小小年纪如此镇定，遭此变故，却能淡定豁达，反而有几狐疑，于是想开口相试：“只是过雁吗？过雁还可盼得年年归，而你，还能回去吗？”

此人是谁？看那样子与气度还有这内堂中摆设的精致程度，实在不像是普通的女道士，况且这里又是皇家观，她究竟是谁呢？她仿佛对自己的事情一清二楚，若微一时想不清，索性也不去费心猜度，依旧照直回道：“回